

政改開始聚焦 政治分化加劇

□楊 堅

政情觀察

2月26日《明報》劉進圖遇刺是否具有政治背景，有待香港警方破案來揭盅。由於這件事具有強烈震撼性，不少人忽略了之前一天和之後一天關於香港政治的重要演變。

2月25日中央政府致函特區政府，將原定今年9月10日至12日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推遲至9月下旬，地點改為北京。

2月27日，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香港政制改革青年講座」發言，再次明確表示：「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的建議，在法律上難以過關。」她指出：「社會各界與其虛耗時間和精力在一些難以達到共識的方案建議身上，例如上述提及的『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倒不如集中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其提名程序」。她憂慮：「如果往後討論仍然是各方堅持己見，不願回歸到《基本法》的法律基礎，不願接受求同存異的政治現實需要的話，二〇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會變成『鏡中花、水中月』。」她認為：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有責任讓社會討論回歸正軌，在適當時候需要作出提點。」

調整政改諮詢安排

人們以為中央更改有關會議地點是擔心「佔中」危及會議安全並可能被「騎劫」來要挾中央接受反對派主張的「真普選」。然而，將中央決定與政務司司長緊接着代表特區政府所作講話相聯繫，就不難領會，中央是進一步堅定表示香港政改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據此，特區政府開始調整政改諮詢安排。

首先，隨著政治矛盾激化，香港政治分化

加劇。最近，站在行政長官一邊的陳啓宗、林奮強、張志剛，或以直言攻擊或以委婉批評或以含蓄否認，紛紛表達對財政司司長不滿。後者則在2月26日公布2014/2015財政年度預算案後的媒體座談會上，承認他與行政長官有不同意見。

與此同時，關於政務司司長有志競逐下任行政長官並是首選的說法不脛而走。2月17日《明報》「聞風筆動」（李先知）《歷史軌跡驚人相似 打壓異聲催生亂局》一文稱：「看歷史周期不要只看上半截，像看戲一樣要看全套。10年前的政治任務催生全面鬥爭，……結果中央清醒過來，再次以穩定大局為最高指示，於是，董建華提早下台，港英栽培的政務官曾蔭權爵士破格當上特首，……這一段歷史會否重演？林鄭月娥會否步曾蔭權後塵當上特首？」2月24日，該專欄再發表《中央出手否定公民提名 收窄議程免林鄭做醜人》，傳達類似信息。

2月21日，《明報》、《信報》等紛紛披露，政務司司長擬邀請中聯辦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餐敘。2月22日，《南華早報》甚至稱中聯辦高級官員將出席政務司司長餐會。當天下午，政務司司長宣布，將舉行的早餐會所邀請的是中聯辦法律部官員。

又是「中央出手」免政務司司長做醜人，又是政務司司長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與中聯辦高級官員拉在一起。形成對比的是，中聯辦主任擬回請立法會議員不為反對派議員領情，中聯辦新春酒會邀請反對派所有立法會議員不為後者領情。

2月24日下午，香港發展論壇舉辦的研討會，公認為行政長官親信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兩位全職顧問王卓祺、高靜芝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等群賢畢至，幾乎

成了有關陣營的一次檢閱。

政治團體重組加劇

伴隨管治團隊分歧公開化的是，政治團體分化和重組加劇。

2月24日《星島日報》「架勢堂」發表《糾正亂象於萌芽狀態》稱：在立法會審議特區政府關於地產市場「辣招」議案時，「被視為工商黨的自由黨，這次立場與泛民一致，甚至不惜被指與民意為敵，惹起政府十分不滿，已是公開秘密。」「新年冒起的經民聯，在今次投票前後，出現步伐與口徑不一的亂象，同樣被政壇高人視為警號。經民聯不少成員曾是自由黨成員，另起爐灶後聲勢大盛，無論中央或政府，似乎都對他們寄望甚殷，既有中央大員接見，又獲政府委任成員加入行政會議，故此一舉一動都備受政界注視。在衆目所視下，今次在『雙辣招』中的表現，就有不少人側目的地方，包括有成員公然同室操戈、有成員臨陣缺戰。」

2月24日，無論立法會設午宴請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還是行政長官與「建制派」共進晚餐，不僅出席人數少，而且「建制派」不少人缺席。不僅自由黨缺席兩場宴會，而且，經民聯的林健鋒也都缺席。

也是在2月24日，自由黨和民主黨聯合發出採訪通知：自由黨的田北俊、方剛，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於2月25日聯合召開記者會，向特區政府提出關於醫療改革的共同建議。《信報》2月24日「香港脈搏」（余錦賢）的評論是《自由黨卸建制包袱 樂與各黨合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焦點熱議

利用預算案「玩嘢」可恥

□陳光南

在日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着力於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投資未來方面，因此被社會各界稱為有前瞻性和務實的預算案。人民力量極力主張大派金錢，讓香港分光和吃光，按照他們只「派糖」，增加福利，不投資未來的路線，香港是死路一條。

一些老是反對梁振英的傳媒，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放陰風，點燃鬼火，說什麼「CY要錢谷民望 財爺找理由關水喉」，利用財政預算案攻擊梁振英，挑撥離間行政長官和財政司兩人之間的關係。其實，行政長官和曾俊華都已經分別發表講話，強調兩人對財政預算案的設想和立場都是一致的。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清清楚楚地表達了落實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施政報告主要的兩點內容：提升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把蛋糕做大；着手扶植貧窮階層，解放更多勞動力，應對人口老化問題。

特首財爺步調完全一致

財政預算案是為施政報告服務的，曾俊華這個財政報告，完全體現了梁振英的施政意圖。所謂「關水喉」，是在「減糖」方面。一次過的派錢，是針對美國金融海嘯之後，香港出現經濟低潮而採取的措施。香港的經濟失去了動力，失業率有所上升，派錢的作用就是刺激內需，製造內部消費，增加就業職位，減輕貧困居民的生活困難。現在這個困難環境已經改變了，所以就要減少派錢。至於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的扶貧措施，一分錢也沒有減少。

梁振英希望把香港的經濟做大，就需要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把欠帳的基建工程追回來，對香港的未來進行長期投資。未來的五年，特區政府投放填海造地、增加土地供應、增加公營房屋、興建鐵路和高速公路、第三條跑道、電子網絡WiFi的基本建設、醫院建設、大

學建設，高達3400億元，這又怎能夠說成「CY要花錢谷民望，財爺找理由關水喉」呢？

大家要知道，在董建華和曾蔭權主政的時候，遇到了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症、美國金融海嘯，香港的經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財政非常困難，為了維持政府的正常運作，為了照顧貧困的階層，不得不採取了削減基本工程建設的做法，大量投資未來的工程被迫下馬，連開發土地的基本工程也無法展開，做成了巨大的土地和房屋的欠帳，醫院的擴建和裝修的工程也扣押下來，醫管局和某些政府部門出現了嚴重缺員現象，也無法增加人手。現在環境稍為好一些，所以這個財政年度就要增加基本建設，為將來投資，為香港提高競爭力投資。

投資基建為提高競爭力

今年的基本工程建設達到900億元，為曾蔭權時代基建工程200多億元的兩倍多，亦包括了廣華醫院和其他醫院的興建工程。但是，有些人卻扭曲了這些現象，說成了醫療衛生的開支上升了9%，是為了解決選舉提高民望。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如果要立竿見影為了連任，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派金錢。人民力量不是叫嚷「回水八千元」嗎？不是攻擊梁振英和曾俊華是「守財奴」嗎？

人民力量極力主張大派金錢，是為了解決梁振英和曾俊華「投資未來，投資於提高生產力」的施政綱領，讓香港分光和吃光，按照他們只「派糖」，增加福利，不投資未來的路線，香港每年的經常開支就會增加3%，七年之後，香港的財政就會出現了結構性財政赤字的

危機，香港就會變成「歐豬五國」一樣糟糕，要學債度日。曾俊華提出《基本法》一〇七條的理財原則，是完全正確的，他講話針對的對象，其實就是立法會裡面「搞搞震」的反對派，為了派八千元捆綁起來、準備搞拉布的激進派立法會議員。

衆所周知，新界的居民缺乏就業機會，被迫迢迢長路到港島和九龍半島上班，花在路上時間每日達到了四個小時，交通費和膳食費每月四、五千元，其工資收入，花去一半。特區政府準備在大嶼山東部的交椅洲大規模填海，面積達到2400公頃，形成一個好像中環那樣的商業中心，可以容納40萬人口。如此一來，整個香港的競爭力就加強了，就可以利用港珠澳大橋，發展橋頭經濟，大大改善新界西居民的生活質素和就業條件。這是有益於港人的投資與未來的計劃。

全民派錢無疑自尋死路

究竟我們要好像人民力量那樣分光吃光，還是要把經濟的蛋糕做大，把香港的基建做好，把香港變成珠江三角洲的經濟中心、東南亞自由貿易區的經濟中心，讓我們下一代過着更加美好的日子？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日前在立法會上「玩嘢」，大撒謊錢，大呼「派八千元」，跟着他們走，香港是死路一條。所以，支持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支持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提高我們的GDP增長率由2.7%上升到3.5%左右，才是我們香港的真正出路。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議論風生

李龍福

日前，中央政府決定，原訂於本港舉行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長會議，將移師北京。事出突然，背後的政治含意卻不言而喻：近來自稱「本土派」的激進分子抬頭，先後持港英旗擅闖軍營，公然煽動港人歧視內地同胞，最近更迫趕辱罵內地遊客。凡此種種，不但傷了港人與內地的感情，更破壞社會安寧，損人不利己。這讓中央如何放心交託重任？

其實，任何人不滿自由行政策，大可和平理性地表達意見，絕不應該訴諸於激進的行為。對此，反對派常推說「少數人所為」、「政府管治不力」，其實就是逃避表態，始終都不肯表明究竟支持還是反對激進分子所作所為。早陣子反對派才一窩蜂引用曼德拉，「佔中」搞手還自比反政視的馬丁路德·金，為何他們從不批評激進分子口中「邪邪」、「蝗蟲」之類相當於外國仇恨罪行（hate crime）的侮辱字句？

反對派「講一套，做一套」，刻意縱容激進分子，想必有其考慮：一來繼續挑撥內地與港人的關係；二來溫水煮蛙，令市民對激進行動日漸麻木，實行為「佔中」鳴鑼開道。雖然「本土派」激進行動看似跟「佔中」分屬不同派系及議題，兩者實際上卻是「火乘風勢，風助火威」。「佔中」的「愛與和平」口號不攻自破，聲勢一時沉寂，自然就樂見「本土派」奇兵在空窗期內充撐場面了。

財長會議原訂九月份舉行，不但屬政改關鍵時刻，更臨近黃金周，是內地旅客來港高峰期，「本土派」激進分子隨時大幹一場。至於「佔中」，就更是一開始就瞄準財長會議，哪怕政改方案未成定局，他們亦大可推說「篩選難而易見」、「談判無用」，完全是他們說了算。無風三尺浪，現在個別派系示威遊行已經不追趕辱罵、拋擲雜物的野蠻行徑，一旦本港舉辦財長會議，國際媒體注視香江，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千載良機擺在眼前，「本土派」、「佔中」等各路人馬龍蛇混雜，到時定必空群而出攪局。

中央政府收回會議舉辦權，既避免少數激進分子干擾會議，「累街坊」、打擊國際社會對本港的投資信心，還向部分頭腦發熱的港人發出警示。若本港繼續內耗，任由政客恣意妄為，傷害民族感情，糟蹋合作機遇，恐怕只會落後於區域競爭，日漸沉沒。澳門不是APEC成員，卻如期舉行旅遊部長級會議，與身為成員的本港就已是強烈對比了。塞翁失馬，財長會議雖已好事成空，但希望香港社會多幾分清醒，深切反省自省！

有話要說

黃熾華

立法會經過激烈辯論，抑壓樓市的「雙辣招」得以通過，而反對派中有公民黨、工黨和民主黨23名議員在表決時拉隊離場，被人揶揄是「既要當妓女又要立貞節牌坊」。回顧有關「雙辣招」表決，誰是絕大多數基層市民和中產階層利益的代表者、維護者；誰人是關鍵時刻背離市民各自飛已一目了然。然而反對派除了背叛多數市民利益外，激辯中暴露出他們要蠶食特區政府行政主導的權力，妄圖取而代之，其用心何其奸詐也。

衆所周知，《基本法》明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是以行政為主導。然而反對派在辯論「雙辣招」中，竟提出政府應「先審後訂」主張，意謂政府在提出新政策之前，應經過立法會、特別是反對派議員「先審查」之後才能制訂，將立法會置於行政機關之上，將反對派議員置於行政長官或行政會議成員之上，至少是「平起平坐」。這種通過激辯「雙辣招」的「先訂後審」抑或是「先審後訂」的一字之差，是按《基本法》的規定以行政主導辦事，還是違法地顛倒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反對派企圖通過今次反對「雙辣招」作突破口和要挾，蠶食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權，雖已遭挫敗，但不能不引起港人的警覺！

今次辯論，反對派又提出所謂「雙辣招」的實施，政府應訂出「落日條款」，意謂政府應明確規定何時終止「雙辣」以「取信」於議員或地產商和中產。反對派政客提出「落日條款」，一為取悅地產商和炒樓者；二要陷政府的「雙辣」形若虛設，因按規定時限樓價不跌反升怎麼處理？政府再「出招」豈非屬「狼來了」不起作用反害公眾和自身？至於某些建制派議員支持「落日條款」，乃在於不明白任何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應因時、因地制宜決定延期或終止，不能膠柱鼓瑟或刻舟求劍。這與反對派政客的別有用心有本質上的區別。

公民黨、民主黨、工黨曾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發出「最後通牒」謂：要麼承諾「雙辣招」草案通過後在一定時間重新修訂（即「落日條款」）；否則會在維護憲制與市民利益處「兩難」情況下抗議離場。他們最終選擇拉隊離場。這是一次對公民、工人和民主的背叛，其虛情假意已暴露無餘。

首先說「維護憲制」，公民黨、工黨和民主黨幾時「維護」過？就以今次表決「雙辣招」而論，你們提出並堅持「先審後訂」，就是要越權凌駕於行政主導的憲制原則之上。

其次，時至今天，香港市民望樓興嘆，現政府要以增加印花稅「雙辣」壓抑樓價協助市民置業，公民黨、工黨、民主黨卻百般刁難阻撓，「市民利益」的虛情假意已暴露無遺。

其三，拉隊離場，妄圖達一箭三鵰之卑鄙目的。只為選票而不惜刁難「雙辣」，打壓政府，等中產、基層都投票給他們，真是機關算盡。這便是公民黨、工黨和民主黨的私心和醜惡。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政改諮詢需要尋求突破口

□曾淵滄

宏觀微觀

政改要能夠成功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員支持，一定得爭取到部分反對派議員的支持，因此，政改方案必須將反對派所提出的部分要求直接或間接地吸納，使到部分反對派認為他們的普選訴求已被尊重。

當然，尊重、吸納部分反對派的建議不表示應該放棄與違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的決定。因此，政改方案應該仍然是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以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前提之下盡量接納反對派所提出的部分建議。

符合《基本法》才可變通

首先，我們先談「普遍代表性」的意義，反對派認為，過去特首選舉委員會的選舉過程，一般選民沒有機會參與。因此，如果把選舉委員會的結構組成原封不動地變成提名委員會，是不符合普遍代表性的意義。

我認為，普遍代表性的意義重點就是「代表性」這個字眼，如果我們廢掉提名委員會的四大界別，改為全香港分區直選1200名或更多的提名委員，或把所有的區議員都當成唯一的提名委員會成員，這並不符

「代表性」的意義。因為這種方法選出來的人，只代表一種界別，即政治界，即分區內的利益，無法有效地讓醫生、中醫、律師、會計師、商人、運動團體、文化團體、教師、教授……都能有足夠的代表在提名委員會內，所以「代表性」是不足夠的，只有保留四大界別，四大界別內的小界別也同時保留，這才能彰顯普遍代表性的意義。

但是，反對派認為這樣的分類，使到大量不屬於這四大界別內的個別選民沒機會參與提名委員會的選舉或提名，因此不公平。

曾經有人建議，提名委員會的選舉該改為全民投票來產生，被提名者依然是該界別的人物。不過，我認為過千名的提名委員會成員若是通過全民投票來選，技術上將是超難度的工程，香港選民也不可能認識這麼多候選人，候選人名單可能長達5000人，混亂可想而知。因此，這是不可行的。

反對派在提名委員會之外，另外提出兩種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方式，一稱為「公民提名」，二稱為「政黨提名」。我認為，兩者皆違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的決定，因此不可能考慮。但是，他們的建議，是可以考慮變一變通，變成提名委員會組成的一部分是

可以通過「政黨提名」，可以通過公眾選民的簽名來取得，而自動成為特首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舉個例子，政黨提名的方式可以是：每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依照其在上一回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中所取得的總票數的1%，就可以獲得保送1名代表直接進入特首提名委員會的政治組別外，人數共200人，1%保送1名，100%就是100名，區議會與立法會各100%，總數200名，不足1%者就等有足夠1%選票的委員名額分配完後，以最接近1%者再多分1名的方法分配餘額至完成100名名額的分配。

對提名委員會的建議

同樣的道理，「公民提名」的建議也可以變通地改變公眾選民直接簽名保送某某人進入特首提名委員會，被保送者本身必須符合四大界別中除政治界別外的三大界別候選人的條件。（政治界別已由政治提名的方式增加了200名委員），每個界別也是以200人為限，任何符合界別內的人如果想當特首提名候選人，他或她只需取得1000名公眾選民簽名就自動當選，成為該界別的特首提名委員，簽名的公眾可以是任何人

，只要是合格的選民就行了。如此一來，全香港的選民就可以通過這種簽名的方式直接保送他們所支持的，有意選特首的人所指定的代表進入特首提名委員會。不過，每名選民只能簽一次名，重複簽名者，該簽名作廢，今日電腦科技水平高，是很容易通過電腦來檢查簽名的有效性。

公民簽名保送的方式在三大界別中各佔200名，總數600名，連同政黨的保送名單，總增加的提名代表共800人。也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總人數會由特首選舉委員會的1200名增加至2000名。每個類別200名的名額若不滿，則取得最接近1000人簽名的人就當選，填滿餘額，若某界別取得1000人簽名的人超過200人，則抽籤決定誰能進入提名委員會。

以上述的方法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符合特首候選人只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要求，讓公民、政黨也有機會保送代表進入提名委員會，在相當程度上符合反對派的「公民提名」與「政黨提名」的要求。當然，今日我提出的這個構思，可能仍有許多改善之處，無論如何，尋求突破口是重要的，突破口是拉近反對派中的理性溫和派與建制派的距離。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